

(上)

# 铁堡传奇

(原名《剑客与刀客》)



诸葛青云

# 铁 堡 传 奇

(原名《剑客与刀客》)

诸葛青云 著

(上)

花 城 出 版 社

# 铁 堡 传 奇

(原名《剑客与刀客》)

诸葛青云 著

(中)

花城出版社

# 铁 堡 传 奇

(原名《剑客与刀客》)

诸葛青云 著

(下)

花 城 出 版 社

# 铁 堡 传 奇

(原名《剑客与刀客》)

(上、中、下册)

诸葛青云 著

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
广 东 省 新 华 书 店 经 销

广 东 顺 德 桂 洲 印 刷 纸 类 厂 印 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31.5印张 630,000字

1991年5月第1版 1991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40,270 册

ISBN 7-5360-0891-0 / I · 798

(全三册) 定价: 12.80 元

## 目 录

|      |         |     |
|------|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回  | 应邀出山    | 1   |
| 第二回  | 威慑魔首    | 29  |
| 第三回  | 探查内奸    | 55  |
| 第四回  | 乔装进堡    | 82  |
| 第五回  | 一统门主    | 107 |
| 第六回  | 银衫卫队    | 134 |
| 第七回  | 易容卧底    | 160 |
| 第八回  | 追讨镖银    | 187 |
| 第九回  | 金汤堡上群英会 | 212 |
| 第十回  | 男儿有泪不轻弹 | 243 |
| 第十一回 | 为谁风露立中宵 | 270 |
| 第十二回 | 到处追寻古双城 | 301 |
| 第十三回 | 宇内双仙    | 329 |
| 第十四回 | 重出江湖    | 362 |
| 第十五回 | 剑影琴魂    | 387 |
| 第十六回 | 营救大侠    | 418 |
| 第十七回 | 身入虎穴    | 446 |
| 第十八回 | 酒色财气    | 476 |
| 第十九回 | 勾心斗角    | 505 |
| 第二十回 | 危在旦夕    | 536 |

|       |      |     |
|-------|------|-----|
| 第二十一回 | 武功绝高 | 565 |
| 第二十二回 | 邪不胜正 | 597 |
| 第二十三回 | 峰回路转 | 626 |
| 第二十四回 | 大胆虚设 | 657 |
| 第二十五回 | 索还秘笈 | 685 |
| 第二十六回 | 督署擒奸 | 715 |
| 第二十七回 | 酒中下毒 | 744 |
| 第二十八回 | 夜战群魔 | 774 |
| 第二十九回 | 西康之行 | 802 |
| 第三十回  | 旅店较技 | 832 |
| 第三十一回 | 被困魔阵 | 860 |
| 第三十二回 | 换取解药 | 890 |
| 第三十三回 | 灵智全泯 | 919 |
| 第三十四回 | 耻愧自绝 | 957 |

## 第十三回 宇内双仙

同时，西门杰也遥遥抱拳一礼，阴恻恻地笑道：“宋大总管好！可惜的是来晚了一步！”

宋天行暂时没理会西门杰的嘲笑，却目注朱振邦左胁的青衫人问道：“朱老，这就是那白振武？”

朱振邦道：“是的，老奴好不容易才将他由秦淮河中的一艘画舫上找到……”

宋天行截道：“问过口供没有？”

朱振邦道：“已经问过了，大致同少主所料相同。”

西门杰一旁阴笑道：“宋大总管，既然你早就料中了，却为何不早点赶来呢？”

宋天行淡然一笑：“宋天行早已辞去‘金汤堡’总管之职，阁下假面具也已揭穿，目前你我之间，大可不必再来什么‘总管’、‘总文案’的繁文缛节了！”

西门杰笑道：“真是快人快语，西门杰完全同意。”

宋天行接道：“至于阁下说我迟来一步，我宋天行倒不以为然。”

西门杰问道：“宋大侠想必另有解释的了？”

宋天行微笑道：“不错，因为你西门杰当家的还站在这儿！”

西门杰阴笑道：“那是说，宋大侠认为我西门杰不堪一击？”

宋天行道：“至少你那八成火候‘乙木真炁’还不至于难倒我宋某人！”

西门杰仰首狂笑道：“宋大侠不愧是‘宇内双仙’之一的清虚上人衣钵传人！不但早已认出我西门杰的武功来历，而且连火候深浅也已瞧了出来。”

顿了顿话锋，冷然接道：“宋大侠既然如此有把握，为何还不下手？”

宋天行微微一哂道：“不忙，我要先问你几句话。”

西门杰道：“在下洗耳恭听。”

宋天行神色一散道：“西门当家的，那珍珠宝衫既然早已落在你的手中，你大可以找一个僻静所在，等神功大成之后，再出来称霸江湖，却为何要兜那么大的一个圈子之后，又将它暗中收回去呢？”

西门杰笑道：“以宋大侠的睿智，这问题我想早该在心中有一个概念才对，是么？”

宋天行道：“不错！我曾经想到，你可能是利用失镖之事要挟云堡主，将‘金汤堡’的基业作为你称霸武林的基本。”

西门杰一翘拇指道：“料敌如神，不愧是年轻一代的第一人！可惜你不会与西门杰合作，否则，武林霸业，指日可待……”

宋天行冷然截口道：“不相干的话，请免开尊口！”

西门杰笑道：“好的！不谈就不谈，宋大侠还有话要问吗？”

宋天行道：“还有，西门当家的寄身督署，又是所为何来？”

西门杰得意地笑道：“这个么，可能白振武已告诉你身边的朱大侠了，不过为了省事起见，还是由我自己再说一遍比较方便。”

宋天行向朱振邦投过询问的一瞥，朱振邦点了点头。

西门杰微笑地接道：“宋大侠以你的渊博，当知道‘乙木真炁’必需童身研练，才能臻于大成，是么？”

宋天行目光如炬地注视对方，点了点头，没答腔。

西门杰接问道：“那么，像我这种已失真元的人，要研练‘乙木真炁’时，是否也有补救的办法呢？”

宋天行道：“第一是服食千年何首乌，其次就是……”

西门杰含笑接道：“野山参王。”

宋天行道：“不错！可是，千年何首乌固然不易获得，而野山参王也同样地可遇难求。”

西门杰笑道：“说来也许宋大侠不会相信，但事实上我已获得半枝野山参王了……”

宋天行身躯微震地截口道：“难道你寄身督署，就是为了那野山参王？”

西门杰道：“不错！宋大侠真是一点就通，西门杰索性说明白一点吧！那半枝野山参王，本是当今皇上赐与马大人治疗其太夫人的痼疾之用，可是那马太夫人却等不及享受那半枝野山参王，却已身登极乐了！”

“马大人既痛慈母之先逝，更感皇上之殊恩，于是将这半枝野山参王，视同拱璧，珍之藏之，一直到三天之前才落入我西门杰的手中。”

说到这里，微微一顿之后，才淡笑接道：“这半枝野山参王，得来可真不容易，宋大侠，你说是么？”

宋天行披唇微笑道：“西门当家的，你很有耐心，也够幸运，不过，我却认为你还不够机警！”

西门杰道：“愿闻高论！”

宋天行道：“这道理很简单，你应该在所谋得遂之后，立即远走高飞才对！”

西门杰仰首狂笑道：“宋大侠，服过野山参王以后的西门杰，已不再是以前前往‘金汤堡’时的吴下阿蒙了！也许我还奈何不了你，但你要想将我留下来，却也不可能！”

宋天行淡然一笑道：“西门当家的，你也未免太相信那野山参王了，三天时间，我决不相信有多大作用！”

西门杰阴阳地笑道：“多谢关注！但俗语说的好，没有三分三，岂敢下梁山！我如果没有把握，会将自己的前途和生命来开玩笑么！”

宋天行道：“姑且算你有充分把握吧！但我宋天行一个人治不了你时，还有一位得力的助手可以派用场！”

西门杰闻言心中一凛，方才他与“通臂神魔”朱振邦互拚一掌时，虽然双方都未尽全力，但彼此功力的深浅已各自心中有一个概念，而且当时的朱振邦胁下还夹着一个白振武，在那种情况之下，他也没占到什么便宜，如果与宋天行联手夹攻，这后果可实在堪虞！

但西门杰不愧是老奸巨猾的一代枭雄，尽管他心中在嘀咕着而深怀凜骇，但表面上却泰然自若地答道：“宋大侠，你能有得力的助手，难道就不许我有么？嘿嘿嘿……”

敛住笑声，披唇道：“所谓‘宇内双仙’之一的衣钵传人，原来也不过是倚仗人多势众……”

宋天行淡然截口道：“西门当家的，这一套在我宋某人面前行不通，老实告诉你吧！宋天行做事，一向只顾大体而不拘小节，尤其像对付你这种包藏祸心，意图掀风作浪的武林败类，更可毋须有什么顾忌……”

宋天行正说话间，突然神色一变，顿住话锋，扭头向一旁的朱振邦沉声喝道：“朱老，扔下那姓白的！”

西门杰脸色大变地以为宋天行即将与朱振邦联手对付自己，不由暗中将真力提聚到十二成。

但宋天行却仅仅向朱振邦以“蚊语传音”功夫交谈了几句之后，朱振邦立即扔下胁下的白振武，向十余丈外的一株参天古

柏之上，弹身飞射而去。

同时，宋天行向西门杰冷然一哂道：“别紧张！说归说，事实上宋天行还不屑联手对付你……”

他的话音方落，那参天古柏之上陡然发出一串尖锐刺耳的狂笑，一道黑影，腾拔五丈有余，避过朱振邦那凌厉无匹的一击，像游龙之矫，像文殊倒挂，轻灵曼妙地飘降宋天行的右侧丈八之外，那位置，刚好与西门杰成一个鼎足而立的品字形。

“通臂神魔”朱振邦一击落空，不由厉啸一声，借足尖在古柏上一点之势，身如离弦急矢，跟踪飞扑。

宋天行大袖一挥，剔止朱振邦的飞扑之势道：“朱老且慢！”

那古柏上的不速之客是一个身材矮小，着黑色长衫，头上套着一个黑色布袋的怪人。

当宋天行制止朱振邦继续追击时，那头套黑布袋的怪人落在布袋外的双目一闪，拉着尖锐刺耳的嗓子，仰首狂笑道：“能够于说话之间，而同时于十丈之外察觉老夫的行踪，宋大侠，你委实高明得令人可怕！”

一旁的西门杰不由听得脸上一热，可不是么，就凭这一点，他已经落了下风。

但宋天行却淡然一笑：“阁下谬奖了！”

那头套布袋的黑衣怪人笑道：“老夫言出最诚，宋大侠太谦虚了！”

略顿话锋，沉声接道：“宋大侠，不是老夫卖狂，像方才那种情形，老夫原以为放眼当今武林，除了‘宇内双仙’之外，不会再有人察觉到，却想不到……哈哈……真是后生可畏，后生可畏！”

宋天行冷然注目道：“阁下，凭你目前这一份装束，宋天行如果向你讨教尊姓大名，必然不肯见示……”

黑衣怪人笑道：“是的！如果老夫能随便示人姓名，又何必将头部套起，隐蔽本来面目！”

宋天行道：“姓名不能见示……”

黑衣怪人截口笑道：“错了！宋大侠，老夫并非不能以姓名和真实面目示人，只因时机未到而已！”

宋天行慢应道：“要到何时方算是时间到了呢？”

黑衣怪人道：“这个么，不一定，不过，不会太久的了！”

宋天行道：“那么，此番来意，能否见示？”

黑衣怪人笑道：“没什么，见猎心喜而已！”

宋天行蹙眉道：“见猎心喜？”

黑衣怪人道：“是呀！两位武林中顶儿尖儿的高手即将展开一场百年难得一见的搏斗，还不值得老夫观摩一番么！”

宋天行注目问道：“就如此简单？”

黑衣怪人道：“老夫是实话实说，信不信由你！”

宋天行冷笑一声道：“就算你是西门杰的同党，宋某人也不在乎！”

黑衣怪人道：“不在乎那是最好不过，但老夫也不妨坦白告诉你！至少在目前，我跟你们双方都谈不上敌友关系。”

宋天行目光如炬地注目问道：“阁下，你知道方才我制止朱大侠向你追击的原因么？”

黑衣怪人笑道：“老夫正感到奇怪哩！”

宋天行庄容接道：“那是因为阁下方才所显示的身法，是本门的‘天龙御风身法’！”

黑衣怪人轻松一笑答：“那有什么稀奇，所有武功，都是万流同源，难道‘天龙御风身法’，是贵门的独门绝艺不成？”

宋天行沉声道：“不错！”

黑衣怪人道：“可是，据老夫所知，那‘一统门’的门主夫人，

也擅长‘天龙御风身法’！”

宋天行心中一动，暗忖道：“难道此人就是……身材矮小，口音尖锐，显然是女人所乔装……‘天龙御风身法’，纵然由她手中传出，等闲的人也决难有此种火候……对，一定是她！”

心念电转，同时脸色大变地沉声喝道：“好呀！古双城，不是你自己提醒，我还真难想到哩！”

黑衣怪人尖声笑道：“宋天行，论关系，古双城也算你的师叔，你现在竟直呼其姓名，不怕辱没你这名门高足的身分么！”

宋天行钢牙一挫道：“师叔？哼！凭你这人面兽心的也配……”

黑衣怪人截口笑道：“宋天行，你错把冯京当马凉，我可不是古双城呀！”

宋天行冷笑一声道：“先揭下你这层鬼皮，看你还有什么话说！”

话出身随，疾如电掣，扬手向黑衣怪人身前抓去。

黑衣怪人尖声笑道：“慢着，先说明理由再打不迟。”

话声中，已捷如鬼魅般斜飞丈外，身法之快，比起宋天行来，决不稍逊。

这一来，宋天行可不由得愣住了。

自他出道以来，可以说所向无敌，连那不可一世，搅得江湖满城风雨的“一统门”主公治子都也望风披靡，可是，目前这黑衣怪人的轻功身法之高，却使他几乎对自己盖世神功，失去自信。

不过，也正因如此，却使他更坚定了目前这黑衣怪人，就是他那位也算是师叔的“一统门”主公治子都的夫人古双城的信心！

因此他微微一愣之后，立即嗔目怒叱道：“古双城亏你也算

是当世武林中的一号人物，却为何不敢面对现实？”

黑衣怪人摇摇头，发出一串尖锐的干笑道：“宋大侠，姑且算我就是古双城吧！可是，据我所知道的情况而言，古双城除了不该嫁给公冶子都之外，与你宋大侠根本谈不到恩怨，你为什么要对她如此切齿痛恨呢？”

宋天行怒叱道：“你自己做的好事，还何必故装糊涂！”

黑衣怪人笑道：“看来，在我没将真面目示人之前，这黑锅是背定的了！”

宋天行冷笑道：“你如果没有做过不能见人的事，为何不敢以本来面目示人？”

黑衣怪人道：“宋大侠，老夫的确不是古双城，但与古双城却是交非泛泛，如果她古双城有对不起你的地方，你不妨说出来，让老夫评评理，必要时，老夫也可以将她找来，向你当面道歉。”

宋天行冷然地道：“不必了，冤有头，债有主，今宵，我宋天行找的就是你了！”

“呛”地一声，已拔出了腰间的“金蛇软剑”，随手一抖，寒光电掣中，冷然叱道：“亮兵刃！”

黑衣怪人冷笑一声道：“宋天行，你以为老夫怕了你么！”

宋天行道：“少废话，我叫你亮兵刃！”

黑衣怪人摇摇头道：“这种莫名其妙的糊涂架，老夫不打。”

宋天行一声冷哼：“恐怕由不得你！”

话声中，振剑欺身，一道金弧，朝黑衣怪人拦腰斜斩，这是清虚上人所研创的慧光剑法中的一式“法轮常转”，看似缓慢而轻飘，但实际上却是威力无穷，变化莫测，放眼当今武林，能接得下这一招者，可说是有如凤毛麟角！

只见那黑衣怪人一声轻笑：“好剑法！”

身形微闪，已向左侧斜飞二丈。

但宋天行似早算准她要向左侧飞闪似地，冷笑一声，右手金蛇宝剑顺势一圈，招化“佛光普度”金芒大炽地跟踪下削，同时，那捏着剑诀的左手，食指蓦地一弹，一缕足能洞金裂石的指风，已无声无息径行点向对方的“期门大穴”。

黑衣怪人身如鬼魅似地连飘带闪，妙到毫巅地避过宋天行那左指右剑的一式夹攻，一面口中连笑带说道：“‘慧光剑’，

‘万应无声指’，都已有九成九的火候，蛮不错呀！可是你忘了连你那老鬼师傅也奈何不了我，凭你这后生小辈……”

宋天行一面发剑如风，一面冷笑截口道：“古双城，现在你自己漏出口风来了吧……”

黑衣怪人语声忽变成无限娇甜地笑道：“我本来就是古双城，有什么漏不漏出口气的！”

宋天行怒声道：“那你方才为何不敢承认？”

古双城（黑衣怪人）“格格”地娇笑道：“逗逗你这毛头小伙子呀……”

“嘶”地一声，古双城的一只衣袖已被宋天行的“万应无声指”洞穿一孔，不由一声娇呼道：“哟！你怎地如此绝情，说什么我也算是你的师叔啊……喂！西门当家的，你真够笨啊！”

一语提醒梦中人，西门杰暗地自责道：“是啊！我早该趁机抽身才对……”

念动身飘，人已腾拔而起。

宋天行一声沉喝：“朱老，截住那老贼！”

事实上，朱振邦已不待宋天行吩咐而闪身拦截，同时一声怒叱道：“匹夫留下命来！”

话出招随，右手神钢旱烟杆“泰山压顶”，猛然下砸，左手掌劲如潮，径行拍向对方的右肩。

西门杰冷笑一声：“凭你也配？”

回身扬掌，居然硬接硬架，右掌迎向朱振邦的左掌，左手却向那精钢旱烟杆抓来。

朱振邦一见对方掌心之中青雾濛濛，心知对方已使出“乙木真炁”，不由心中一惊，暴怒地一声沉叱：“老贼找死！”

叱声中，右腕猛撤，精钢旱烟杆招化“横扫千军”，劲风呼啸地拦腰横扫，左手以十成真力，原势不变地独向对方的右掌迎去。

“嘭”地一声，朱振邦身形一晃，西门杰却借掌劲反震之力，双腿一蹬，腾拔五丈有奇，不但避过了朱振邦那劲力千钧的一扫，而且头下脚上，双掌其张，以泰山压顶之势，猛扑而下。

朱振邦于百忙中索性将精钢旱烟杆插回腰间，双掌齐扬，招演“天王托塔”，“嘿”地一声，也是以十成真力，硬接硬架。

双掌劲接处，再度发生“嘭”然巨震之声。

朱振邦须发怒张，双足陷入地下足有五寸。

西门杰却借力斜飘五丈，足尖在一张石椅上一点再起，桀桀怪笑中，疾如电掣地，向花园外激射而去。

朱振邦怒叱一声，腾身追扑。

陡然，刺斜里一道灰影，飞扑而来，人未到，狂笑先传：“老朋友，咱们再战一千招！”

来人竟赫然是那“一统门”的首席副门主盖世雄。

朱振邦这一被缠住，只好眼睁睁地看着那西门杰从容逸去，但他急愤交迸之下，只好将满腔怒火，发泄在盖世雄的身上，厉声喝道：“姓盖的，今宵不是我，就是你！”

一轮急攻，将盖世雄迫退八尺之外！

另一边，宋天行对古双城，已激战了二十招，尽管宋天行